

平凡的生命也有盎然的春天

——读李修文《南国之春》

■ 文/刘昌宇

初冬时节，品读李修文的《南国之春》（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似有一股和煦的春风吹来，顿觉沁人心脾。这位鲁迅文学奖得主的新作，如同他笔下那些在泥泞中挣扎却依然挺立的生命，带着一种倔强的温柔。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喧嚣淹没，而李修文的文字却像一股清泉，缓缓流淌进心田，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力量。

《南国之春》收录了《南国之春》《到祁连山去》《七月半》三篇中篇作品。在主打篇目《南国之春》里，年轻男女在爱欲与现实的夹缝中颠沛流离，他们的爱情像春日里突然倒下的木棉，绚烂却带着刺骨的寒意。作者用近乎残酷的笔触，将青春的热烈与现实的冰冷交织在一起，让人想起那些在出租屋里争吵又相拥的夜晚，想起地铁站口被雨水打湿的玫瑰花。这些场景如此真实，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不禁反思：在物质与情感的博弈中，我们是否也曾迷失过方向？

《到祁连山去》则是一曲底层青年的悲歌。在职业泥潭中摸爬滚打的他们，像被扔进沙漠的种子，拼命向下扎根。作者没有刻意

美化苦难，而是用显微镜般的笔法，捕捉到这些年轻人如何在深夜加班后，用一碗泡面慰藉疲惫的灵魂。那些被生活磨出的茧子，反而成了他们最坚硬的铠甲。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让人联想到我们身边那些默默奋斗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行动诠释着生命的尊严。

最让人动容的是《七月半》，那个屡战屡败却忠于信仰的小生意人。他像极了我们身边那些永远在路上的亲戚朋友，他们的失败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出发的起点。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他如何在破产后依然保持体面，如何在除夕夜独自守店时，用手机循环播放《恭喜发财》。这种荒诞中的坚守，恰恰是时代最真实的注脚。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人性的光辉依然能够照亮前行的道路。

三篇中篇故事如同三幅水墨长卷徐徐展开。每一篇都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人在生活困境中的挣扎与坚守。在爱欲之火中颠沛流离的年轻男女，让我们看到爱情在现实面前的脆弱与坚韧；在职业泥潭中摸爬滚打的底层青年，让

我们感受到职场竞争的残酷与无奈；屡战屡败却忠于信仰的小生意人，让我们明白坚持梦想的可贵；经历精神创痛而苦苦挣扎的孤独旅人，让我们懂得在痛苦中寻找救赎的意义。这部作品，是写给每一个在生活里深深扎根的人，致敬那些在命运风暴中依然挺起坚实脊背，在晦暗尘世间点燃生命之光的人。

李修文的文字有种奇特的魔力，他写的是最普通的人，却总能从平凡中挖掘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笔下的人物没有英雄光环，他们会在失败后痛哭，会在成功前退缩，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特质，让他们显得格外真实。其实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些艰难时刻，将生命和心胸撑得阔大起来。看看早晨5点的街道，无数个夫妻档早餐铺开启一天的人间烟火；看看深夜12点的城市，无数个外卖员送完单，正倚在车边歇一口气。这些平凡而坚韧的身影，恰恰构成了生活中最动人的风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文字来提醒自己：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抵达，而在于行走本身。那些在黑暗中依然选择前行的信仰，本身就是最耀眼的光。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道：“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有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孤独与困境中，李修文却以狂暴而深情的文字，探寻了世相的荒诞与人性的幽微。他没有沉溺于对苦难的抱怨，而是通过笔下的人物，展现出生命在困境中迸发的惊人力量。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蜚短流长，如同野草般疯长的青春，蕴含着闪电般稍纵即逝的生命力。作者将《南国之春》视为一座埋葬着过往微小之事的衣冠冢，却坚信让这些微小之事得到祭奠，说不定就是天大的事。这种对平凡生活的敬畏与珍视，让这部作品充满了温暖与力量。

《南国之春》就像一盏灯，在人间奔波劳累了的人，可以来到这盏灯下，相拥、确认。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要活成一株崭新的牡丹，在风雨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愿每一个人都能在生活的土壤里深深扎根，在命运的风暴中挺直脊梁，平凡的生命也有盎然的春天，人间珍贵，唯愿努力向上。

【炉边书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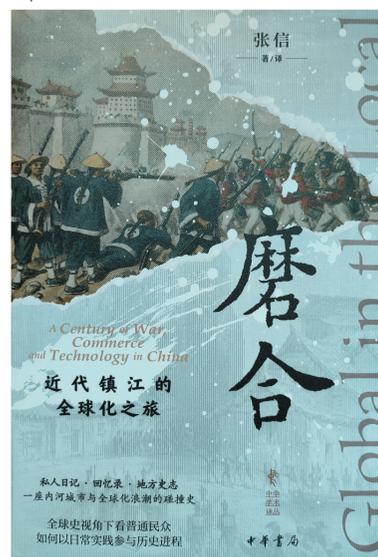
《磨合：近代镇江的全球化之旅》

■ 文/卢伟庆

为书名而选的一册书，封面“磨合”左侧十个字，正是“近代镇江的全球化之旅”。另有两句推介语，一句“私人日记·回忆录·地方史志，一座内河城市与全球化浪潮的碰撞史”，一句“全球史视角下看普通民众如何以日常实践参与历史进程”，开阔，想了解书的内容。中华书局“中华学术译丛”第四种，前三种为《汉唐法制史研究》《沈括的知识世界》及《元好问与他的时代》。

作者张信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后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书主要研究“中国地方社会在1830年代至1930年代这一百年间，如何与三个主要的全球变化互动”，这三个变化为“近代帝国主义的兴起、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以及西方国家机械化技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将镇江作为研究对象，因为镇江是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入侵的少数地区之一，是长江南北贸易的主要枢纽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看到西方工业化国家在鸦片战争期间带来的蒸汽船及其经济扩张影响的城市之一。本书“主要原始资料”目录，见本地作者撰写的日记和回忆录三种，即《草间日记》（朱士云）、《京口僦城录》（法芝瑞）和《出围城记》（杨荣），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本。

一路走来苦难荣光相随，而磨合仍在继续中。



《磨合：近代镇江的全球化之旅》张信著/译，中华书局2025年8月1版1印，定价78元。

田野间的时代投影

——读《人间珍贵》

■ 文/甘武进

《人间珍贵》写的是扎根泥土的一群人，他们是制茶人，是扎灯笼的人，是离乡的挖基井的人，是种花人，是患有恶疾的人，是有所念所盼的理发师。

作者写下他们的苦痛与欢愉、茫然与坚定、挣扎与依从、栗烈与温暖、刻薄与仁厚，并从枯乏生活留下的草蛇灰线中，在大时代缝隙之下，找出他们的动人光影，谱写他们的生命历程，挖掘出不屈的生命力，塑造出他们的时代精神。

傅菲走过乡镇，寻访偏远小村，与乡人闲坐，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非虚构写作。“小真是樟树村唯一扎灯笼的人。”赣东北的小真，离婚后独自带着智障的儿子生活。她以扎灯笼为生，从青丝到白头。腊月，当地家家户户都买花灯；正月，樟树村还会抬桥灯，在村里游街。“举灯而蹈，拜灯开春，周而复始。”那些灯不只是竹篾与彩纸扎成的器

物，更是乡土的精神图腾，在灯火流转中让人感受到传统习俗里蕴藏的生命力量。

“焰喜和水娥是半路夫妻。”焰喜除了做木匠，还会种菜，他舍得吃苦。他和水娥在浦城租地租房，种葱卖。当日子刚有起色，焰喜却患上不治之症。在焰喜生命最后的日子，水娥要求与焰喜办婚礼，在焰喜的老家莲塘。“她不想让他带着遗憾离去”“他们结了婚，她才有名分进这个大门，了却最后的大事。她不能让他流落他乡。”傅菲以亲历者，探寻生活和心灵的真相，关注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的挣扎，传递个人生命的体验以及对生命所发生的温暖，直指人心。

傅菲笔下的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们身上的坚韧、善良与温情，既是对传统乡土文明的回望，也承载着作者对人性本真的珍视与眷恋。“一九六七

年，十六的表姨留了一封信给她爸，带着包裹，随着北上的人流，懵懵懂懂来到了宁夏。”五十六年后，作为表姨的娘家人，作者第一次踏上那片土地。看到他们一大家子人高兴、赤诚的样子，“我的眼中一下噙着泪水。”在这个荒野之地，表姨如海棠果落在地里，发芽、生根，缓慢且坚韧地扎根，开枝散叶，结了一树的果。

书中人物，群像生动饱满，时代投影清晰。“古道，是婺源人的茶马之路。”汪来发把紧闭了二十多年的茶寮门打开，修缮，筑灶生火，做了制茶坊。“摘茶制茶，占去了他大半天时间。”汪来发没想过会做茶，高中毕业了，他迫不及待地收拾衣物去温州，逃犯逃离监狱一样，外出闯荡世界。如今，他又心甘情愿地守在父老妻儿身边。有时候，生活不容人选择。一切都那么古老，恒定。即使有过悲酸，都是暂时的。“人

间的道场不在别处，在具体的生活里。”

傅菲的散文具有特异的文本架构，体现出诗性的语言风景、犀利的时代洞察和浓厚的深情。“田野在村东南部以扇形打开，寒意从山谷深处卷出来，东风如响尾蛇索索作响。”寒意是古老的。田野也是古老的。溪漾起灯光。这是人间至美的色彩。“我站在无人的街头，路无分南北，溪水咕噜咕噜，时间永无尽头，季节只是一个轮转。”他裹了裹厚冬衣，不知哪条路属于归途。梅溪亘古，千回百转，孕育万物苍生。苍生在上。厚土在上。

“土地是美学，也是哲学，从不辜负四季，也从不辜负我们。”傅菲塑造的人物群像，他们是时代的投影，也是时代的显影。他们是土地上的草木，也是细流。他们与土地环环相扣的生命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当代地方史。